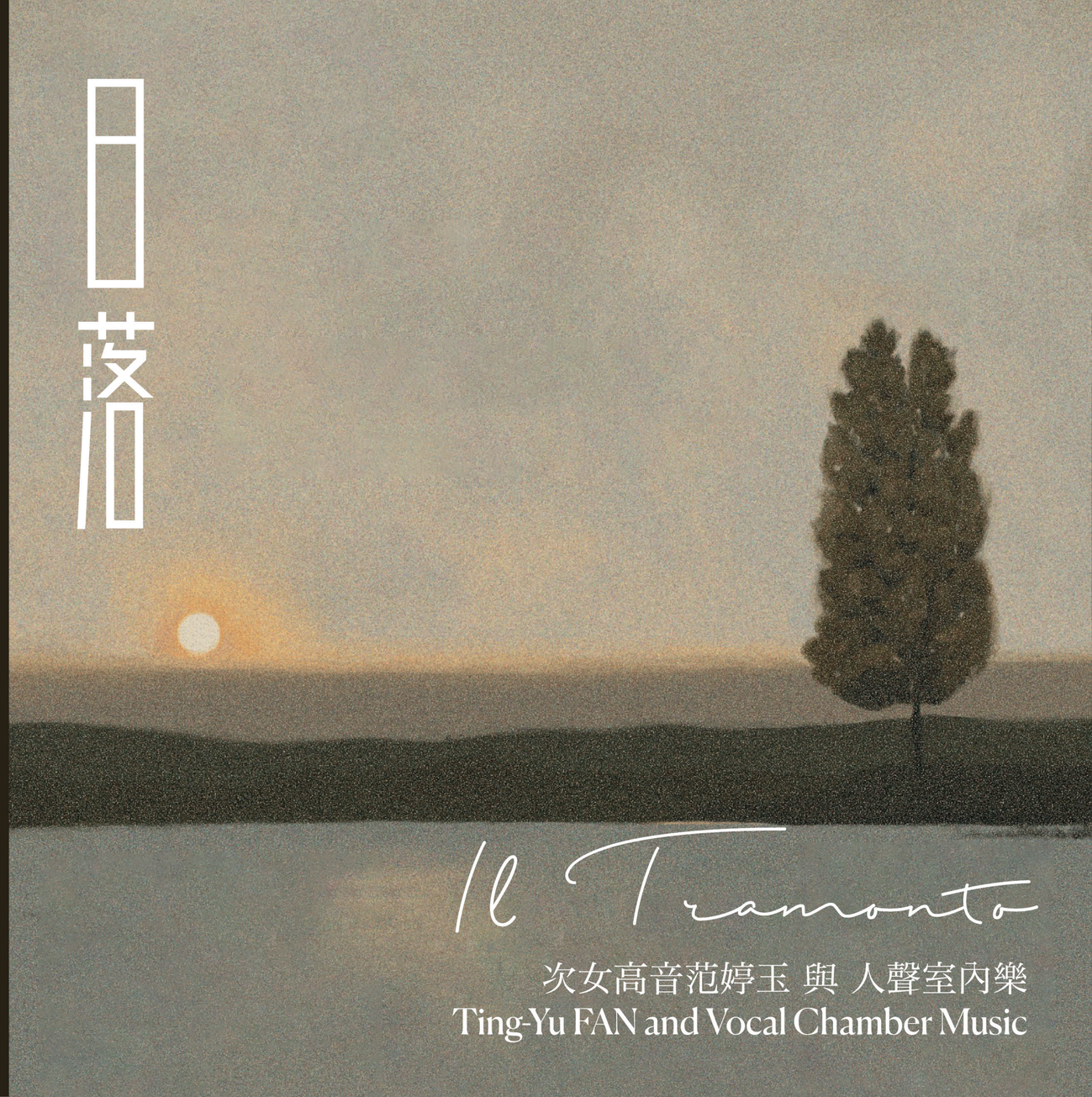
Il Tramonto

2023.09.10

贊助單位 藝文 NCAF 國藝會



日落

Il Tramonto

次女高音范婷玉 與 人聲室內樂

Ting-Yu FAN and Vocal Chamber Music

2023 次女高音范婷玉 與 人聲室內樂

～ 室內樂是一門特別的音樂合作藝術 ～

就著樂譜上所提供的訊息，

本著自我想像力的發揮，

理性融合感性，

讓共同詮釋音樂的夥伴們，

感受到幸福與暢快的滋味。

《日落》***Il Tramonto***

2023/09/10（日）***19:30***

台北國家演奏廳

贊助單位 文化藝術 NCAF 國|藝|會

曲目 Program

拉威爾 M. Ravel（1875-1937）

〈魔笛〉*La Flûte Enchantée*

選自《天方夜譚》*Shéhérazade*

莫札特 W. A. Mozart（1756-1791）

〈美麗的花環不再〉*Non più di Fiori*

選自歌劇《狄托王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 KV 621*

勒弗列 Ch. M. Loeffler（1861-1935）

給人聲、中提琴及鋼琴的四首詩，作品第五號

Quatre Poèmes Pour Voix, Alto et Piano, op. 5

〈裂鐘〉***La cloche fêlée***

〈舞動吉格〉***Dansons la gigue!***

〈傳向林間的悲淒獵角聲〉***Le son du cor s'afflige vers les bois***

〈小夜曲〉***Sérenade***

布朗次・布伊斯 J. Brandts Buys（1868-1933）

給人聲、長笛與鋼琴的三首小品，作品二十號 op. 20

〈夜喚〉***Nachtruf***

〈小夜曲〉***Abendständchen***

〈迎娶〉***Brautfahrt***

～ 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 ～

康戈爾德 E. W. Korngold（1897-1957）

〈瑪麗埃塔之歌〉*Mariettas Lied*

改編自歌劇《死城》*Die tote Stadt, op. 12*

雷斯匹基 O. Respighi（1879-1936）

《日落》*Il Tramonto*

為人聲與弦樂四重奏 *Per Canto e Quartetto d'Archi*

～ 晚安 *Good Night* ～

次女高音 / 范婷玉 *FAN, Ting- Yu*

自國立藝術學院（今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聲樂組畢業後，便赴德國進修，畢業於德國國立漢諾威音樂暨戲劇學院 *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 Hannover*，擁有聲樂教育、音樂會演唱家及歌劇獨唱家三項文憑。2006 年六月至 2009 年八月受聘為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 *Landestheater Linz* 歌劇合唱團的次女高音。2013 年獲得輔仁大學音樂學系研究所演奏（唱）組博士學位，是台灣音樂教育體制中，在地培養出的第一位台灣聲樂博士。

取得博士學位後，除了教學以外，每年固定舉辦具有主題性的獨唱音樂會，例如：「世紀末的歌樂」(2014)、「藝術歌曲中的童話世界」（2016)、「舞吧、唱吧、西班牙！」(2017)、「歌德筆下的女人」（2018）、「沃爾夫的異想世界」(2019)、「靠近，荀貝格」（2021）、「一個女人～冬之旅」（2023）等製作。

目前為輔仁大學音樂系專任副教授，並兼任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除了聲樂個別課程之外，開授德文語韻、德文藝術歌曲、語音學、歌劇實習、重唱作品研究等人聲藝術相關課程。

鋼琴合作 / 謝欣容 *HSIEH, Hsin-Jung*

自幼習琴，受到林瓊玉、王仁珍、簡寬弘、魏樂富教授們的教導與啟發。國立藝術學院畢業後，由於對聲歌藝術有著濃厚的喜愛，遂赴維也納隨 David Lutz 教授深入研習德文藝術歌曲的奧妙，取得國立維也納音樂大學「聲樂伴奏家」文憑。2002～2003 年，受聘為俄國聖彼德堡馬林斯基劇院青年歌唱家學院專任伴奏；為音樂志業加添更多實作能力、深度、廣度和體悟。經常受邀與國內傑出聲樂家們合作演出各類歌樂作品：從巴洛克到當代作品首演，從藝術歌曲、聖樂到歌劇，皆誠摯細心地解讀詮釋作曲家於記譜中、文學家在字裡行間對人世情境的種種感受及描寫。

多次受邀擔任國內歌劇製作之音樂與聲樂指導，曾經參與過的歌劇有：莫札特歌劇《魔笛》、《後宮誘逃》、《劇院經理》、羅西尼歌劇《塞爾維亞理髮師》、唐尼采蒂歌劇《愛情靈藥》、貝里尼歌劇《夢遊女》、韋伯歌劇《魔彈射手》、史特勞斯輕歌劇《蝙蝠》、洪伯丁克歌劇《糖果屋》、奧耳福歌劇《聰明的女人》、《月亮》、威爾第歌劇《茶花女》、《弄臣》等；近年也連續參與國人作品的聲樂指導與鋼琴排練，例如：錢南章歌劇《李天祿的四個女人》、顏名秀台灣歌劇《我的媽媽欠栽培》、李哲藝臺語歌劇《蔥仔開花》、李元貞歌劇《天中殺》世界首演。

2005 至 2016 年任職於國立實驗合唱團，深受指揮家 Agnes Grossmann 的薰陶影響。目前任職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台北市立國樂團附設合唱團及台大合唱團。

巴塞管演奏家 / 李璧任 *Pijen Li*

法國布隆尼音樂院單簧管職業演奏級證書暨單簧管及室內樂演奏文憑第一獎評審一致通過。先後就讀碧華國小、國中音樂班，師大附中音樂班，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教育學系。師承林祖鑫、朱玫玲、陳威稜、黃荻、Jean-Max Dussert 等單簧管名家；室內樂師事前巴黎歌劇院雙簧管首席 Yves Poucel。曾與臺北單簧管樂集，以《豎笛甜心》現場音樂會錄音，獲傳藝金曲獎最佳演奏專輯獎（2013）；2017 年參與臺灣文化博覽會開幕展演擔任單簧管獨奏。2022 年以 G 調巴塞管於國家音樂廳與巴迪單簧管重奏團演出協奏曲。演奏形式多元，積極參與各式演出，近期除古典外，亦涉足爵士與劇場演出，嘗試各式曲風，拓展各藝術領域交流的可能性。亦曾受邀與國內各大交響樂團合作，演出遍佈國內各場館。

現為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TSO 管樂團樂團首席，雙管琴下三重奏、玨響三重奏、巴迪單簧管重奏團、勝利管樂團團員，並任教於各級學校管樂團與音樂班。

長笛演奏家 / 劉思辰 *Liu, Szu-Chen*

曉明女中音樂班、東吳大學音樂系畢業，主修長笛，先後師事陳昭如老師與游雅慧教授，東吳大學畢業後隨即赴德深造，先後就讀德國國立威瑪李斯特音樂院 ***Hochschule für Musik Franz Liszt Weimar***、國立布萊梅藝術學院 ***Hochschule für Künste Bremen***, 2008 年以特優成績取得長笛藝術家演奏文憑。長笛師事柏林廣播交響樂團首席 Prof. Ulf- Dieter Schaaff 以及德意志布萊梅室內愛樂 Di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樂團首席 Bettina Wild，短笛師從 Kirill Milhailov, Mareili Haberland。旅德期間多次參加大師班課程，接受 Carlo Jans, Jean-Claude Gérard 及 Carin Levine, Susan Milan, Benjamin Plag 等指導；並積極參與室內樂、樂團與當代音樂作品首演，擔任 Klassische Philharmonie Nord West 及 Di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的協演人員。

2009 年返回台灣後，投入長笛教學工作，積極參與室內樂及樂團演出，曾和新北市交響樂團、逢甲大學校友管樂團演出協奏曲，現任教於多所國中、小學管樂團。

小提琴演奏家 / 鄧皓敦 *Teng, Hao-Tun*

出生於台北市，自幼即顯露優越的音樂才能。由馬孝駿博士啟蒙，先後隨李淑德、鄭俊騰、李麗淑、陳廷輝、吉永禎三、蘇正途等老師習琴，考入國立藝術學院之後，受教於著名小提琴家林克昌。十七歲時競逐第七屆台北市交協奏曲比賽，獲得小提琴組優勝，並於國家音樂廳演出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之後入選參加國際太平洋音樂節，赴日研習及演出。

大學期間，即為台北愛樂室內樂團之邀約團員，之後出任台北名絃管絃樂團首席。1996-1998 年期間，多次在全省著名音樂廳及大學，舉辦獨奏會，曲目自巴洛克時期乃至近代，涵蓋廣泛。2001 年進入長榮樂團，隔年隨即出任首席小提琴及助理指揮。2005 / 06 夏季應玄音藝術邀請擔任玄音國際音樂節小提琴教授，2010 赴維也納歐洲國際音樂節任教。近年除了教學與獨奏會之外，亦積極參與室內樂的演出，其中以每年的「誠品室內樂節」最為受到矚目。

現為國家交響樂團 NSO 副首席。

小提琴演奏家 / 陳玟佐 *CHEN, Wen-Tso*

畢業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七年一貫制音樂系，並於美國波士頓音樂院以及紐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曾師事 Todd Phillips、Lynn Chang、林暉鈞、紀珍安、周郁芝等老師。旅美期間，兩度受邀參加 Tanglewood 音樂營，期間更曾擔任 TMC Orchestra 首席，並與許多出色的音樂家合作。曾獲得臺灣許多比賽的獎項，包括全國音樂比賽小提琴大專 A 組第一名及行天宮菁音獎優等。在美就學期間，除了學校提供的全額獎學金外，更在 2008-2011 期間獲得「行天宮資優學生長期培育獎學金」。目前任教於敦化國小音樂班、新生國小、安坑國小弦樂團、大安國中弦樂團、東海大學及輔仁大學音樂系。

現為國家交響樂團 NSO 第二小提琴助理首席。

中提琴演奏家 / 陳猶白 *CHEN, Jubel*

生於台北市，曾就讀光仁音樂班，師事林佳蓉與林安誠。1990 年赴美，且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印地安納大學以及密西根大學；在美期間除了接受 Alan de Veritch、Yitzhak Schotten、Jodi Levitz 等教育名家指導之外，同時也隨 Rostislav Dubinsky 與 Mark Sokol 學習室內樂。碩士畢業後旋即加入 New World Symphony。

2005 年返台，現為國家交響樂團 NSO 的成員。

大提琴演奏家 / 歐陽伶宜 *OU Yang, Ling-Yi*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大提琴演奏博士。2018 年 6 月受邀赴亞美尼亞擔任第十四屆哈察督量國際音樂大賽 Khachaturi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大提琴評審。演出活躍多元，除了持續製作並執行演出專題系列的個人獨奏會，也為國內知名室內樂團體 Cello4 大提琴四重奏以及 Infinite 首席四重奏固定成員。數次受邀於金曲獎頒獎典禮演出並擔任頒獎人，也曾於第十一屆國家文藝獎頒獎典禮中演出；多次赴義大利音樂夏令營邀請任教及演出。除音樂演出外，以「歐陽伶宜大提琴音樂方程式」工作室投入專輯錄音製作，曾獲第十七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作品類「最佳演奏專輯」及「最佳作曲人獎」兩項大獎。目前已累積九張有聲資料出版品，並多次獲得金曲獎榮譽獎項。

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大提琴專任教授。

法國作曲家拉威爾 （Joseph Marice Ravel, 1875-1937）於 1903 年，使用詩人克林索（Tristan Klingsor, 1874- 1966）的詩作，創作以《天方夜譚》***Shéhérazade*** 為標題的管弦樂連篇歌曲集，內含有〈亞細亞〉*Asie*、〈魔笛〉*La Flûte Enchantée*、〈無情之人〉*L'indifférent* 三首歌曲。有音樂學者主張這組歌樂作品的誕生，是拉威爾受了俄國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Rimsky- Jorsakov, 1844-1908）所創作之同名交響詩的啟發。在這組歌曲集中，拉威爾善用管弦樂的配器與聲響，展現對東方神秘國度的遐想與阿拉伯迷人的異國風情。此首〈魔笛〉，透過人聲、鋼琴與長笛的旋律交織，描繪故事中的女孩，於深夜裡聽著愛人吹奏的笛聲，猶如置身於夢中的迷幻感受。

La Flûte Enchantée	**〈魔笛〉**
L'ombre est douce et mon maître dort	我的主人在陰涼處睡著
Coiffé d'un bonnet conique de soie	戴著圓錐狀的絲綢帽　在白鬍鬚之上
Et son long nez jaune en sa barbe blanche.	是他那又長又黃的鼻子。
Mais moi, je suis éveillée encore	而我正清醒著
Et jécoute au dehors	聽到外面傳來
Une chanson de flûte où s'épanche	一支長笛的曲調
Tour à tour la tristesse ou la joie.	同時帶著悲傷與喜悅。
Un air tour á tour langoureux ou frivole	這首萎靡又輕浮的歌曲
Que mon amoureux chéri joue.	由我的愛人吹奏著。
Et quand je m'approche de la croisée	當我靠近格子窗邊
Il me semble que chaque note s'envole	歌曲旋律中的音符
De la flûte vers ma joue	似乎都朝我臉龐飛來
Comme un mystérieux baiser.	就如愛人神秘的親吻一般。

為了慶祝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 1747-1792）登基，做為賀禮，莫札特（W. A. Mozart, 1756-1791）奉命創作這部兩幕的莊歌劇《迪多王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並於 1791 年九月在布拉格的城邦劇院首演。劇中由次女高音反串的男角塞斯托 *Sesto* 所演唱之〈走吧，走吧！〉*Parto, Parto!* 是常見以次女高音、鋼琴與豎笛為組合的人聲室內樂作品。而出現在歌劇第二幕的詠嘆調〈美麗的花環不再〉*Non più di Fiori'*，原是針對較具有戲劇張力的女高音角色～薇泰莉雅公主 *Vitellia* 而設計；善於心計的她，知曉塞斯托對她的愛慕，利用塞斯托來執行她的陰謀。在此曲中，有不少以中低音區來展現戲劇張力的段落，藉以表現薇泰莉雅公主計劃被識破、拆穿後的絕望與悔恨。正因橫跨換聲區與低音域的旋律，亦有不少次女高音的演唱版本。本次音樂會所使用的版本是 John P. Newhill 所改編，給 F 調巴塞管、次女高音與鋼琴的組合，以音樂會詠嘆調形式，獨立呈現。

Non più di Fiori'

Rec.

Ecco il punto, o Vitellia,
d'esaminar la tua costanza: avrai
valor che basti a rimirar esangue
il Sesto tui fedel?
Sesto, che t'ama più della vita sua?
Che per tua colpa divenne reo?
Che t'ubbidì crudele?
Che ingiusta t'adorò? Che in faccia a morte
sì gran fede ti serba, e tu frattanto
non ignota a te stessa, andrai tranquilla
al talamo d'Augusto? Ah, mi vedrei
sempre Sesto d'intorno;
e l'aure, e i sassi temerei che loquaci
mi scoprissero a Tito.

〈美麗的花環不再〉

宣敘調

重要的時刻來臨，噢 薇泰莉雅，
考驗你的堅定性：
你是否有勇氣去看看
那位忠於你的賽斯托嗎？
塞斯托愛你勝過他自己的生命？
他為你成為罪犯？
服從你這殘酷的人？
還仰慕你這位負義之人？面對死亡時
仍對你如此忠誠，而你
明知道自己錯誤，卻仍平靜地
與奧古斯都進入洞房？啊，我將看見
塞斯托永遠在周圍，
而微風、岩石可能會不經意
透露我的罪行讓狄托知道。

A’ piedi suoi vadasi il tutto a palesar.
Si scemi il delitto di Sesto,
se scusar non si può, col fallo mio.
D’impero e d’imenei, speranze, addio.

我要跪在他腳下說明一切。
如果因為我的錯而無法得到原諒，
至少要減免賽斯托的罪。
帝權和婚姻的希望，永別了！

Aria

Non più di fiorì
vaghe catene
Discenda Imene
ad intrecciar.

Stretta fra barbare
aspre ritorte
Veggo la morte
Ver me avanzar.

Infelice! qual orrore!
Ah, di me che si dirà?
Chi vedesse il mio dolore,
Pur avria di me pietà

詠嘆調

編織
美麗花環的
婚姻之神
不再降臨。

被擠壓在殘酷、
鋒利的腳鏈之下
我看見死亡
向我走來。

不幸的人！多麼可怕！
啊，他們將會對我說什麼？
無論誰看見我的痛苦，
肯定都將會憐憫我。

以上翻譯參考世界文物出版社出版之歌劇經典叢書

勒弗列（Charles Martin Loeffler, 1861-1935），美籍作曲家，曾獲得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院士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1908）以及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es*（1921）兩項殊榮。勒弗列其實出生在德國柏林近郊；幼年時期跟著家人移居歐洲各地。父親因為支持共和主義而被囚禁，在勒弗列十二歲時死於牢獄中，因此，勒弗列在意識上相當反抗德國血統，對於文化與藝術的認同感，明顯表現傾向法式風格。即使幼年四處遷居，仍為他的音樂訓練奠下良好基礎，從小便學習小提琴與作曲。於二十歲時移居美國，不論在歐洲或是美國，勒弗列皆以小提琴演奏家的身份，累積了在專業樂團演出之工作經驗。自波士頓交響樂團樂團退休後，成為一位自我要求嚴格的自由作曲家；其音樂創作有不少配器新穎的室內樂曲與爵士樂作品傳世；約有四十首的聲樂歌曲作品。

勒弗列於 1893 年完成的作品第五號，是以中提琴、鋼琴與人聲的室內樂組合，包含〈裂鐘〉、〈舞動吉格〉、〈傳向林間的悲淒號角聲〉、〈小夜曲〉等四首歌曲，選用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與魏崙（Paul Verlaine, 1884-1896）的詩作，相當符合他以世紀末情懷來妝點法式後浪漫風格之偏好。

La cloche fêlée

Il est amer et doux, pendant les nuits d’hiver,
D’écouter, près du feu qui palpite et qui fume,
Les souvenirs lointains lentement s’élever
Au bruit des carillons qui chantant dans la brume.

Bienheureuse la cloche au gosier vigoureux
Qui, malgré sa vieillesse, alerte et bien portante,
Jette fidèlement son cri religieux,

〈裂鐘〉

選自波特萊爾之詩集《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

悲傷而愜意的是，在冬天的夜裡，
在火焰跳動同時冒著煙的暖爐旁，
傾聽那些遙遠的回憶徐徐湧起
隨著排鐘的餘音在霧中迴響。

有著健壯嗓門的鐘是有福的，
儘管年已老邁，卻仍健康機靈
忠實地發出充滿虔誠的響聲，

Ainsi qu’un vieux soldat qui veille sous la tente!
Moi, mon âme est fêlée, et lorsqu’en ses ennuis
Elle veut de ses chants peupler l’air froid des nuits,
Il arrive souvent que sa voix affaiblie

Semble le râle épais d’un blessé qu’on oublie
Au bord d’un lac de sang, sous un grand tas de morts,
Et qui meurt, sans bouger, dans d’immenses efforts.

像在營帳下，夜間執勤的老兵！
我啊，靈魂已破裂，在倦怠中，
想使我的歌聲響徹夜夜的寒空，
而我那靈魂的微弱聲音，卻時常

像被遺忘在血湖邊臨死的傷兵，
被一動也不動的屍體壓著，喘著氣，
極力掙扎，動彈不得而死去。

Dansons la gigue!

〈舞動吉格！〉

詩作選自魏崙《土星人詩集》***Poèmes saturniens***

Dansons la gigue!
J’aimais surtout ses jolis yeux
Plus clairs que l’étoile des cieux,
J’aimais ses yeux malicieux.

一起來跳支吉格！
我尤其愛她漂亮的眼睛
比天上的星星還明亮，
我就愛她的迷人眼眸。

Dansons la gigue!
Elle avait des façons vraiment
De désoler un pauvre amant,
Que c’en était vraiment charmant!

一起來跳支吉格！
她真是有辦法
折騰可憐的情人，
這還真是迷人極了！

Dansons la gigue!
Mais je trouve encore meilleur
Le baiser de sa bouche en fleur
Depuis qu’elle est morte à mon coeur.

一起來跳支吉格！
我發現她如花一般的唇
所給予的吻更有魅力，
自從她在我心中已死。

Dansons la gigue!　　一起來跳支吉格！
Je me souviens, je me souviens　　我會記得，我會記得，
Des heures et des entretiens,　　所有經歷的時光和交談，
Et c’est le meilleur de mes biens.　　都是我最美好的財富。
Dansons la gigue!　　一起來跳支吉格！

Le son du cor s’afflige vers les bois

〈傳向林間的悲淒號角聲〉

選自魏崙《智慧集》***Sagesse***

Le son du cor s’afflige vers les bois
D’une douleur on veut croire orpheline
Qui vient mourir au bas de la colline
Parmi la brise errant en courts abois.

獵角聲悲淒地傳向林間
那痛楚有如孤兒所發出，
消逝在丘陵低地裡，
夾雜於北風的短促呼嘯聲。

L’âme du loup pleure dans cette voix
Qui monte avec le soleil qui décline
D’une agonie on veut croire câline
Et qui ravit et qui navre à la fois.

狼魂在這聲音中哀嚎哭泣，
聲音隨著太陽的沈下而升高，
帶著幾乎是撫慰人的垂死聲調，
令人既喜悅而又悲痛。

Pour faire mieux cette plainte assoupie,
La neige tombe à longs traits de charpie
A travers le couchant sanguinolent,

為了緩解這呻吟，
大雪像絨布般紛紛飄落
穿過鮮紅的夕陽，

Et l’air a l’air d’être un soupir d’automne,
Tant il fait doux par ce soir monotone
Où se dorlote un paysage lent.

空氣有如秋日的嘆息，
這單調夜色是那麼柔和，
自在地形成一幅緩慢的風景。

Sérénade

Comme la voix d’un mort qui chanterait
Du fond de sa fosse
Maîtresse, entends monter vers ton rertait
Ma voix aigre et fausse.

Ouvre ton âme et ton oreille au son
De la mandoline:
Pour toi j’ai fait, pour toi, cette chanson
Cruelle et câline.

Je chanterai tes yeux d’or et d‘onyx
Purs de toutes ombres,
Puis le Léthé de ton sein, puis le Styx
De tes cheveux sombres.

Comme la voix d’un mort qui chanterait
Du fond de sa fosse
Maîtresse, entends monter vers ton rertait
Ma voix aigre et fausse.

Puis je louerai beaucoup, comme il convient,
Cette chair bénie
Dont le parfum opulent me revient
Les nuits d’insomnie.

〈小夜曲〉

選自魏崙《土星人詩集》

彷彿死人歌唱的聲音
發自墓穴深處
愛人，聽聽我刺耳走調的聲音
升向你的居所。

像曼陀鈴的聲音
敞開你的心靈和耳朵：
我為你作了這首歌
慘忍又溫存的歌。

我歌頌你金色且帶有瑪瑙色的眼睛
清澈而無任何陰影，
接著是你的胸口的忘川，以及
烏黑秀髮中的冥河。

彷彿死人歌唱的聲音
發自墓穴深處
愛人，聽聽我刺耳走調的聲音，
升向你的居所。

接著我要大力頌揚
這蒙福的軀體，
它散發的濃郁香氣
在失眠的夜晚讓我憶起。

Et pour finir, je dirai le baiser
De ta lèvre rouge,
Et ta douceur à me martyriser,
Mon Ange! – ma Gouge!

Ouvre ton âme et ton oreille au son
De la mandoline:
Pour toi j’ai fait, pour toi, cette chanson
Cruelle et câline.

最後，我要提到
你的紅唇所給的吻，
和你用以折磨我的溫柔，
我的天使！我的女人！

像曼陀鈴的聲音
敞開你的心靈和耳朵：
我為你作了這首歌
慘忍而又溫存的歌。

布朗次・布伊斯（Jan Brandts Buys, 1868-1933）為荷蘭籍作曲家，他在管風琴演奏與作曲方面的才能，來自於世代傳承之家學淵源，家中的長輩都是管風琴演奏家與作曲家，在地方教堂擔任音樂相關職務。布朗次・布伊斯十三歲時，便在教堂找到他的第一份管風琴師的工作，並開始學習創作鋼琴曲、歌曲與室內樂。爾後離開荷蘭，到法蘭克福、維也納等城市，繼續拜師學習音樂，最後定居在薩爾茲堡，把當地作為他的第二個故鄉。作品編號二十的三首歌曲，選用海恩德（Victor Heindl, 1870-1923）以及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 1778-1942）的詩作，利用長笛的聲響模仿詩詞中死神的陰森骨蕭、夜晚沁涼如水的氣氛以及婚禮慶典的熱鬧景象，是一組相當古典精緻的人聲室內樂作品。

Nachtruf

Auf seiner Knochenpfeife bläst der Tod,
ein bleicher Hirte
an der Kirchhofsmauer lehnend,
behütet er due stille Heerde, leise, sehnend
beginnt sein einsam Lied der Tod.

Das Mondlicht fließt über den weiten Plan,
unruhig hebt plötzlich die Weise an,
wie klagende Thränen die Niemand stillt,
Hei! Wie das jetzt wird und grausig schrillt,
wie gepeinigtes Seufzen im Weltenraum,
wie das Klagen der Seele im Fiebertraum,

〈夜喚〉*Victor Heindl* 海恩德

死神吹者骨蕭，
一個臉色蒼白的牧羊人
倚著墓園的圍牆，
看管著寂靜的羊群，死神就此
無聲無息地展開他孤單的曲調。

月光灑滿原野，
突然間令人不安的曲調響起，
就猶如悲嘆的眼淚因為無人紓解，
嘿！竟發出狂野恐怖的尖銳聲，
似世間受盡痛苦的嘆息，
亦似熱夢中靈魂的訴怨，

so heulet und gellt
nur des Todes Reigen!
Vor dem die Bäume sich zitternd neigen,
vor dem due Blumen verhüllt ihr Gesicht,
vor dem sich der Wurm in der Erde verkriecht.
Ihr Wachen, ihr Siechen,
verschließt euer Ohr
dem Liede des Spielmanns beim Kirchhofstor,
es stirbt euer Herz,
es starrt euer Blut,
ihr Wachen, ihr Siechen,
seid auf der Hut!

呼叫、咆哮、刺耳的尖叫
正是因為死神的出現！
樹木枝椏顫抖地垂下，
花朵隱藏自己的面容，
蟲兒也爬行藏匿地底。
哨兵及虛弱的人們
掩住你們的耳朵
別去聽在那墓園門口的歌唱，
它會讓你們的心死去，
它會讓你們的血凝結，
久病虛弱的人們，
千萬要儆醒！

Abendständchen

Horch, es klagt die Flöte wieder
Und die kühlen Brunnen rauschen,
golden weh’n die Töne nieder,
stille, laß uns lauschen.
Holdes bitten, mild Verlangen,
wie so süß zum Herzen es spricht!
Durch die Nacht, die mich umfangen
Blickt zu mir der Töne Licht!

〈小夜曲〉*Clemens Brentano* 布倫塔諾

聽啊，那笛聲又響起
清涼的水聲潺潺，
聲響隨風傳來，
輕聲些，就讓我們一起傾聽。
柔美的邀請，溫柔的渴望，
就如同心頭的甜蜜！
夜色將我包圍，
樂音織成月夜與我對望！

Brautfahrt

Harfen und Flötenton müssen erklingen,
will mir ein jubelndes Glück
heute erringen,
ein blutjunges Fräulein das wird meine Braut,
so wunderhübsch wie ihr noch keine geschaut,
rot wie Granatblüh' und weiß wie der Schnee,
zart wie im Märchen die Blumenfee.
Augen, so munter und klar wie der Quell
Seh’n wohl nach mir schon aus;
Schnell nur, ach schnell!
Harfen und Flötenton müssen erklingen,
Guck‘ wie mein Schimmel
Schon tänzelt und springet,
wie flattert sein Bänderwerk rosenrot,
mein Schimmelchen
kriegt heut‘ nur Zuckerbrot.
Heute ist Festtag, Festtag in Mai’n,
lachend winkt Frühling und Sonnenschein.
Harfen und Flöten, auf klinget voran!
Schimmelchen, vorwärts,
die Brautfahrt geht an!

〈迎娶〉*Victor Heindl* 海恩德

豎琴和長笛同時奏起，
經過一番努力
終於得到值得歡呼的幸運，
一位年輕的女孩即將成為我的新娘，
你們一定從未見過如此的美貌，
唇如石榴花紅，皮膚白像雪，
溫柔的就像童話中的花仙子。
眼睛，是如此討喜有神且清澈如泉水
已經向我這兒望過來；
快，再快些！
豎琴和長笛同時奏起，
看啊我的白馬
迫不及待地跳躍起步，
迎風飄揚的事它頸上紅似玫瑰的緞帶，
我的小白馬
今日可以得到甜點為食。
今天是個節日，五月裡的節日，
歡笑著對春天以及陽光示意。
豎琴和長笛，響起樂聲！
我的小白馬，快向前奔去，
迎親的隊伍 即將出發！

康戈爾德（Erich Wolfgang Korngold, 1897-1957），具有猶太血統的美籍奧地利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以及好萊塢電影配樂專家。父親為當時代相當著名的音樂評論者，在充滿濃厚音樂氣息的家庭中成長，康戈爾德早在五歲時便顯現出他的音樂天份，而他在青少年時期的作曲成績，為他取得了相當的名氣與成功。同時期的音樂家如馬勒（G. Mahler,1860-1911）、史特勞斯（R. Strauss,1864-1949）等人，對於康戈爾德的音樂才能都讚譽有加。同時他自己也創作、指揮歌劇。歌劇《死城》*Die tote Stadt* 是他於 1920 年創作的作品，同時在德國漢堡與科隆首演，造成相當大的迴響，當時他的康戈爾德只有二十三歲，卻以此部歌劇轟動歐美的音樂圈。

歌劇《死城》的劇本，是由康戈爾德的父親以 Paul Schott 的名字發表。故事改編自羅登巴赫（Georges Rodenbach, 1855-1898）的小說《死去的布魯日》*Bruges-la-mort*；主要是描述無法走出喪妻之痛的男主人翁保羅 *Paul*，透過管家介紹，認識了一位長相與妻子酷似的年輕舞者瑪麗埃塔 *Marietta* ，透過妻子留下的照片、衣物，好似又回到妻子還在身邊的往日。於歌劇第一幕，瑪麗埃塔手持魯特琴，與保羅以二重唱的形式唱出〈留駐在我身邊的幸福〉*Glück, das mir verblieb*，讓保羅彷彿時光倒流，重溫與妻子的舊日回憶。由於旋律動聽，這段二重唱常見由女高音獨唱，以〈瑪麗埃塔之歌〉*Mariettas Lied* 為名，在音樂會場合演出。今日所演出的版本，是由瑞典音樂家福斯貝格（Bengt Forsberg, b. 1952）改編給鋼琴五重奏與次女高音的版本。

Glück, das mir verblieb

Glück, das mir verblieb,
rück zu mir, mein treues Lieb.
Abend sinkt im Haag
bist mir Licht und Tag.
Bange pochet Herz an Herz
Hoffnung schwingt sich himmelwärts.

Naht auch Sorge trüb,
rück zu mir, mein treues Lieb.
Neig dein blass Gesicht
Sterben trennt uns nicht.
Mußt du einmal von mir gehen,
glaub, es gibt ein Auferstehn.

〈留駐在我身邊的幸福〉

幸福，是我們說好的約定，
讓我回憶堅貞的愛情。
既使夜幕低垂
你是我的星光與白晝。
心連心一起面對擔憂，
往天空的方向就高掛著希望。

擔憂終究來臨，
讓我回憶起堅貞的愛情。
即使你蒼白的臉低垂
死亡也無法將我們分開。
如果你必須離我遠去，
我深信，定會有復活的一天。

雷斯匹基（Ottorino Respighi, 1879-1936），除了以作曲家身份，在義大利二十世紀代表性作曲家之列，同時也是一位音樂學家特別致力於演技十六世紀是至十八世紀的義大利音樂曲目的研究，同時他將它所研究的古旋律改編成管弦樂版本。除了管弦樂作品，身為作曲家，雷斯匹基也相當熱衷於各種類型之聲樂曲的創作，對聲音表情的要求與呈現，在二十世紀創作的義大利歌曲中，注入了新的養分。

《日落》本是寫給女中音與弦樂四重奏的抒情詩，翻譯自英國詩人雪萊（P. B. Shelley, 1792-1822）的詩作。一對初識並熱戀的年青男女，共同體會享受了夏日午後的美好，欣賞日落黃昏前的大地色澤變化。然而，一夜之間，生死兩隔，愛情的甜美恍如隔世，徒留現下獨活的女子，單獨面對殘酷現實與孤寂荒蕪的現世。此首頗具份量的抒情詩，透過弦樂四重奏的交疊音色，描繪午後、黃昏、日落的景色變換，是相當難得之人聲室內樂作品。

Il Tramonto

Già v’ebbe un uomo, nel cui tenue spirto
(qual luce e vento in delicata nube
che ardente ciel di mezzo-giorno stempri)
La morte e il genio contendeano.

Oh! Quanta tenera gioia,
che gli fè il respire venir meno
(Cosi dell’aura estiva l’ansia tavolta)
Quando la sua dama,
Che allor solo conobbe l’abbandono
Pieno e il concorde palpitar

《日落》

曾經有這麼一個人 他敏銳的靈魂中
（如正午熾熱的天空下
帶著光與風的柔和雲霧）
死亡與天賦並存。

喔！甜美的喜悅，
讓他的氣息微弱
（如同夏日的夢境般）
只有他的愛人，
能獨自體會
那種不顧一切

di tue creature che s’amano,
Egli adusse pei sentieri d’un campo,
ad oriente da una foresta biancheggiante ombrato
ed a ponente discoverto al cielo!

愛人間共有的顫動，
他感受到大自然與田野間的景色變化，
東方森林的樹影開始轉白
而西方的天空在此時開啟！

Ora è sommerso il sole;
ma line d’oro pendon sovra le cineree nubi,
Sul verde piano sui tremanti Fiori
Sui grigi globi dell’ antico smirnio,
e i neri boschi avvolgono,
del vespro mescolandosi alle ombre.
Lenta sorge ad oriente
l’infocata luna tra i folti rami
delle piante cupe:
brillan sul capo languide le stelle.
E il giovine sussura:
“Non è strano?
Io mai non vidi il sorgege del sole, o Isabella.
Domani a contemplarlo verremo insieme.“
Il giovin e la dama giacquer tra il sonno
E il dolce amor congiunti ne la notte:
Al mattin gelido e morto ella trovò l’amante.

太陽逐漸落下；
金黃色的線條垂掛在淺灰色的雲霧裡，
綠色的大地，微顫的花朵，
以及老蒲公英灰白色的鬍鬚上，
昏暗的小樹叢，
都被捲入黃昏的懷抱中。
東方森林的陰影中
發紅的月亮
緩緩出現：
頭頂上閃爍的星光 逐漸消逝。
少年說：
『妳不覺得奇怪嗎？
我從未見過日出，伊莎貝拉。
明天，讓我們一起看日出。』
那少年與女孩共眠
享受夜裡溫柔的愛情：
一早醒來發現身邊的愛人早已冰冷。

Oh! Nessun creda che, vibrando tal colpo,
Fu il Signore misericorde.
Non mori la dama, né folle diventò:
anno per anno visse ancora.
Ma io penso che la queta sua pazienza,
e i trepidi sorisi, e il non morir…..
ma vivere a custodia del Vecchio padre。
(se è follia dal monde dissimigliare)
Fossero follia.
Era, nulla’tro che a vederla,
come leggere un canto da ingegnoso bardo
Intessuto a piegar gelidi cuori
in un dolor pensoso.

Neri gli occhi ma non fulgidi più;
Consunte quasi le ciglia dalle lagrime;
Le labra e le gote
parevan cose morte tanto eran bianche;
Ad esili le mani e per le errant vene
E le giunture rossa del giorno trasparia la luce.

喔！沒人會相信這種憾事，
慈悲的神竟予人這震撼的打擊。
這少女沒死也沒瘋：
年復一年就這樣活著。
但我想她的忍耐，
不安的微笑，以及活著未死……
只是為了陪伴她年邁的父親。
（如果塵世間還存在另一種瘋狂）
所謂的瘋狂
這時代沒人能理解這個故事，
如同微妙的吟唱者
運用智慧編織詩句
溶解因為憂傷而結凍的心。

黑色的雙眸不再閃閃發光；
睫毛也因為哭泣而耗盡；
嘴唇和雙頰
彷彿死人一般全然蒼白；
透過她瘦弱的雙手和浮動的血管
依稀可見日落時出現過的淡紅色。

La nuda tomba, che il tuo fral racchiude,
Cui notte e giorno un’ombra tormentata abita,
è quanta di te resta, o cara creatura perduta!
“Ho tal retaggio, che la terra non dà:
Calma e silenzio,
senza peccato e senza passione.
Sia che i morti ritrovino (non mai il sonno)
ma il riposo,
Imperturbati quali appaion,
o vivano,
o d’amore nel mar profondo scendano;
Oh! Che il mio epitaffio, che il tuo sia:
Pace!”

Questo dalle sue labbra l’unico lamento.

赤裸的墓穴 是你易碎的藏身處，
受苦的靈魂日夜在此流連，
當你在此處落腳，就在此處被遺忘
『我所承受的，遠超過這土地所給予的：
平和與寂靜，
沒有罪過與熱情。
亡者所在（不再沈睡）
只是休憩，
泰然自若，
喔 活著，
喔 愛卻落入深海中；
正如我在你墓碑上所寫：
安息吧！』

這是她口中呢喃的唯一悲歌。